

迟暮

著

我有繁星 还有你

唐梓：
表白被拒，
情敌是自己怎么破？

沈之衡：
只当你是小姑娘，
原来你是我心上那颗糖。

网坛少女邂逅
禁欲系建筑男神

一场梦幻甜蜜的
星·空·逐·爱·之旅

我有繁星
还有你

迟暮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有繁星还有你 / 迟暮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11-4114-7

I. ①我… II. ①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0053号

书 名: 我有繁星还有你

著 者: 迟 暮

统筹策划: 张采鑫

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

特约编辑: 伍 利

责任编辑: 郝卫国

装帧设计: 颜小曼 西 楼

封面绘制: 扎小扎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4114-7

定 价: 3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有一个必须去见的人，
跨越千里也要去。



有爱的青春陪伴者



楔子	001
第一章 / 翻山越岭的龟	008
第二章 / 老街的旧榕树	041
第三章 / 花海有支常春藤	073
第四章 / 三个诸葛亮败给一个臭皮匠	104
第五章 / 我想和你谈恋爱	134



第六章 / 对不起，我这里太黑了，你别过来 167

第七章 / 我不是天使，我是女超人 197

第八章 / 你得赔我一颗心 225

番外一 / 蓝眼泪 257

番外二 / 争渡 262



楔子

敞亮的会场中几乎已经没有了空位，各式各样的专业摄像机都已架好，媒体记者们也正忙着奋笔疾书，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时不时还停下来和左右的人讨论一番。

躲在侧门后面的唐梓看着会场，明明整个会场都嘈杂一片，她还是清楚地听到了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根本不需要用脑子去想，她都知道等会儿宣布完决定之后，这满厅金发碧眼的媒体记者们会提出多么刁钻的问题。

至于答案嘛，说实话，她确实没有想好。

那边工作人员已经在催促唐梓准备登台，教练查森还是戴着他的白色鸭舌帽，polo 衫上整齐得找不到一丝褶皱，往常杂乱的胡子也被刮得干

干净净，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四十多岁的大叔。只有一点反常，历来神采奕奕的他今天眼睛里居然染了几缕血丝，不过对视了一眼，唐梓就低下了头。她有些心虚，心虚到不敢抬头看他。

“唐，你想好了吗？决定一旦说出，不管明天的结果是什么，你都可能永远告别这里了。”

唐梓刚踏上第一级台阶，地道的英式英语就在她身后响起。她顿了顿，想回头又不敢，只得低低地发出一声“嗯”。

“既然决定了，那就精神一点迎接最后一战。”身后的人拍拍她的手臂，好似鼓励。

这一下好似拍在唐梓心上，拍得心有些肿胀，有些许道不明的伤感。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唐妮·安德森小姐的赛前新闻发布会……”

主持人是一位优雅的英国女士，她性感的唇一张一合，无一不是在对唐梓进行介绍和赞美，下方的闪光灯亮个不停，好像要把唐梓的每一个表情都记录下来。

整场新闻发布会的主角全程面对台下保持微笑，但要是仔细去看不难发现，她那看似有神的黑色眼睛里，藏着的不是兴奋，更像是不舍。

“你好，唐妮。众所周知，你明天的对手已经拿过两次世界冠军，而如果明天打赢比赛，你就将获得代表英国参加更多国际赛事的机会，你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吗？”

提问开始了。

她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一直交替捏着的手已经有些发白。

因为都在等着唐梓的回答，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注视着她。

唐梓笑了笑，缓缓吐出一口气，下定决心开口说道：“能够打进温布



尔登，很出乎我的意料，能得到诸位的关注和支持，也令我备感荣幸。网球是我和英国熟悉起来的媒介，对我而言非常特殊，所以明天的比赛我将全力以赴。但是，我也有一项很自私的决定，要在这里宣布，不管明天的结果如何，我都将暂时离开赛场。”

唐梓的话自带轰炸效果，全场哗然，紧接着引发了更加热烈的讨论。包括主持人在内，除了事先已经知道的教练以外，所有人看唐梓的眼神都可以解读成三个字：她疯了！

如果没有安保人员苦苦维持秩序，早有想刨根问底的媒体把话筒戳到唐梓面前。

不怪他们反应大，实在是唐梓的决定太过疯狂。她从七岁开始打网球至今，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用外界的话来说，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网球恐怕早已经成为她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三次国家赛冠军，一次世界级大赛季军，这个阶段正是她事业最充满机遇的上升期，只要打赢接下来这场比赛，再努一把力，世界冠军就唾手可得，可她居然在这个时候宣布暂时退役，这个决定无疑炸蒙了所有人。

场面一度不受控制，甚至已经出现了一些指责唐梓的言论。

一切不出所料，她安静地看着下面反应激烈的人群，混杂的英语在两只耳朵里钻来钻去，听得她有些发怔。

“各位，请安静一下。唐是我带过的选手中，少数几个很有天分的。但是很遗憾，由于身体的原因她不得不暂别赛场，让我们祝福她并且一起为明天的比赛加油。”

全程一言不发的查森终于开了口，唐梓瞪着眼睛满目错愕地看着他。没有人比他更知道，一旦真相被发现，他面临的可能是永远告别网球，为了她这么个爱惹麻烦的徒弟，赌上爱了一辈子的事业，这值得吗？

她着实被感动了，泛红的眼睛终于敢去看查森。

感觉到她的目光，查森有些调皮地眨了眨眼睛，就和以前比赛拿分时鼓励她一样。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有关“唐妮·安德森赛后暂时退役休养身体”的新闻几乎刷爆英国各大社交网络，而唐梓本人对这些消息充耳不闻，一心投入到备赛中去。

比赛当天，7月初的伦敦难得放了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是唐梓退役前最后一赛，观众席满满当当居然连一个空位都没有。

她很喜欢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白衣，绿地。曾经她无数次想过，终有一天要站在这里打个痛快，却没想到于她而言，这场比赛变成了一场庄重而痛快的告别。

放手去打吧！

她亲吻自己的球拍，仰头向上，高高抛起第一颗球，看着果绿色的网球从上头落下，目光迅速找到着力点，然后用力挥拍，快而精准。她从未有过这么放松的心态，也从未如此投入其中。每赢一颗球，四周的观众席就传来一阵欢呼，以往她深觉比赛漫长，格外耗费体力，这一次却好像变成吃完菠菜的大力水手，不知疲倦，直到最后一球。

最后一球了，不舍却激动。

和以前数万次发球一样，她抛起球，却刻意变换了一个角度，一直到球下落快低于最低挥拍点时，她才用力地挥下球拍，仿佛为这一球用尽了生命，整个人因为挥拍的作用力跪坐在地上，球快速地在场地上划了一道弧线，然后擦着边界线，准确地落在场内。

一时间，热烈的欢呼声、呐喊声灌满了整个球场。

赢了，唐梓顺势躺在了草地上，看向浮着几朵羽毛状白云的天空，由



衷地感慨，天空真美，和十五年前一样。

已经十五年了啊，他还记得我吗？

四周仍然欢呼一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呼声太大，久久无风的赛场上居然吹来阵阵清风，风轻轻撩在她的脸上，拂过每一个因为剧烈运动打开的毛孔，说不出的熨帖舒畅，天空的云好像转起了圈，那么一旋，就似乎回到了那一年的初夏。

一如水洗过的天干净湛蓝，慵懒地飘浮着几片羽毛状的云朵，轻轻柔柔的暖风有些调皮地扫着她额间的碎发，痒痒地挠啊挠，像只慵懒的猫咪有一搭没一搭地挠着她的额头。

不知是这淘气的风又去撩了谁家的风铃，清脆的铃铛声缠绵在绿意森森的小巷里，灿烂的阳光透过大树，挑着枝叶间的缝隙，打下一道道细且轻柔的平行光线。

明明是一个懒洋洋的午后，孤儿院的孩子竟然早早地就从午睡里醒来，围着院长妈妈，天真无邪地笑啊叫啊。

坐在围墙上小小身子整个藏进了茂密的榕树叶里，嘟着嘴，紧紧捂住耳朵。她最怕听见那些笑声，更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成为院长妈妈眼里的小天使。

事实不是这样的啊，每当院长妈妈转过身去，他们就会对着自己做起鬼脸。要是只有一群孩子在一起，他们就会朝自己丢泥团，扬细沙，揪着辫子哼着歌：“唐梓傻，唐梓呆，唐梓从小没人爱。唐梓蠢，唐梓笨，唐梓天天泥一身。”

直到唐梓捡起地上的石头不停地砸向他们，他们才哄笑着散开，边跑还边拍着手“小怪兽生气啦，小怪兽生气啦”地叫着。

真是坏透了。

偏偏他们的恶行还不曾被发现，反倒是她天天被院长妈妈叉着腰，斥责着：“你个皮猴子，怎么又弄得一身泥。”

虽然被这么骂着，不过唐梓知道，院长妈妈还是对自己很好的。她会偷偷给她好吃的糖果，临睡前在她额头上轻轻落下一个吻。

唐梓想，白天就让院长妈妈陪着他们吧，她躲着不去看不就好了。

一来二去，她就真的成了孤儿院里最孤僻的孩子，喜欢一个人躲在孤儿院的围墙上，叼着一片嫩嫩的叶子，看着清冷的小巷和绵延开来的榕树发呆。

那是一段很孤独的日子，最爱说话的年纪只能喃喃自语，藏在角落的小孩儿，渴望又得不到光明。

直到他出现，永夜的天空划过点点流星，最后整片夜幕都布满星辰。

他抱着几本厚厚的书，戴着一副金边框的眼镜，一身工整的白衬衣，黑色长裤，白色帆布鞋上没有一点儿污渍，浑身上下都一丝不苟。鬼使神差地，她随手扯了一把叶子就朝他的头顶撒去。叶子撒完，她才后悔，她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儿，怎么打得过看起来就像是高中生的他！

做贼心虚的她恨不得立刻逃离围墙，奈何树枝钩住了裙子的腰带，让她错过了最佳逃离时间。

从天而降的树叶让他抬头张望，目光却不慌不忙。看到唐梓坐在围墙上，原本好好抱在怀里的书被他放到一边，接着只见他双手高举，伸向她，说：“别怕，我接你下来。”

呃……这书呆子是怎么误会自己被困在墙上的？唐梓狡黠地咧嘴一笑，一转身跳到了墙的后面。

从那以后，她天天都在围墙上等他，每回他从树下经过，都免不了接



受来自她的“树叶洗礼”。

他却从不生气，仰着头笑着看着她，叮嘱着：“小心点儿，别摔了。”

从没见过这样的傻子，明明是故意惹他，他居然还关心起她来。原来，被人关心是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每天都晒着春天的太阳，连心窝都是暖的。

她开始喜欢和他接触了，而她表达喜欢的方式，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树叶雨。

渐渐地，两个人熟悉起来。

她喜欢离经叛道，他就负责看着她，逼她去念 ABCD，做加减乘除。刚开始她总叫他叔叔，明明只比她大八岁，说起话来却总有一种稳重自持的气场。

他也不恼，回回都拿棉花糖诱惑她好好学习。

就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角落的孩子顺着星光找到正途，从一个孤僻叛逆的小怪兽，变成了爱笑、爱说话的小娃娃。

“唐妮！唐妮……”

热情的粉丝高呼着唐梓的名字，专属于她的旗帜在赛场上飘扬。

这都归功于他，如果没有他，她不会在这个远方，不会明白，梦想多么灿烂。

带她走向光明的他啊，现在还好吗？

不顾一切想去见到的他啊，还会站在原地吗？

那一天，唐梓的私人推特更新了一句话：我有一个必须去见的人，跨越千里也要去。希望在茫茫人海里，我们可以重逢，哪怕匆匆一面。

第一章

翻山越岭的龟

体育频道正在转播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决赛，隔了九千多公里的距离，赛场的所有画面通过发达的电子媒体设备和液晶屏幕，精确地传达到世界各地。

和房间仅有一层玻璃门之隔的浴室传来哗哗水声，尽管花洒开到最大，仍旧可以听清电视里的赛场实况。如果不是因为酒店隔音效果良好，恐怕早有临时“邻居”过来投诉。

浴室水声停了，唐梓裹着白浴巾随意擦着头发，甩甩脚上的水，盘坐在床铺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屏幕，刚好看到比赛决胜球，等看到冠军举着奖杯对着台下挥手的时候，她确实有些羡慕。

不过，当她看完比赛，这种羡慕的情绪没持续多久，就被另一种情绪



所取代。

昨天决赛直播时，她正在飞机上，一落地匆匆吃了顿饭就一头扎在酒店被窝里开始倒时差。这一路过来她大脑混沌，都还没认真看看这座城市，等终于清醒之后，她满脑子都只有一个问题：我是真的回来了吗？

这样想着就不免有些兴奋起来。

窗户外面恰是旭日东升的时候，太阳像极了金黄色的荷包蛋黄，正从两座高楼中间慢慢上升。

闹钟准时响起，唐梓细手一拍，房间里又归于平静。

“唐梓，早上好啊！”

她对着全身镜里的自己挥手问候，此刻的她不再是唐妮·安德森，而是最初的唐梓。镜子里的姑娘和以前出现在电视里的那个完全不同，黑色长发被剪至披肩，烫了一个内卷，还破天荒地染成了金黄色。

没有了运动员的气场，秒变气质小女生。估计即使她的铁杆粉丝从面前经过，也不大能认出唐梓来。

迅速换好衣服，化了一个淡淡的妆，这一切都尚可习惯，直到踩上高跟鞋，她才顿觉淑女其实一点儿都不好当。这下，她倒是完全理解了为什么以前的大学同学会对工作面试着装要求深恶痛绝。

时间所剩不多，抓过材料和包，她就风风火火地跑出了房门。

而在城市的另一边，相比于唐梓的仓促，屋子里的节奏就轻缓得多了。

沈之衡走到黄桐木桌前，端起桌上那装在白瓷杯里的红茶，一边品着茶，一边看着颇有几分禅意的庭院。

他高大的身子被裁剪得体的西装一衬，越发挺拔，握着杯子的手骨骼分明，中指左侧略有一层薄薄的茧，明明一副社会精英的样子，站在古香

古色的建筑物里却丝毫没有违和感，只是静站着，就自成了一幅画。

许娉看着他的身影入了迷，穿堂风吹过手里的纸张，纸张卷起一角，抖了两下。细微的声响分毫不差地传入沈之衡的耳朵里，他回头将视线移到来人身上。

打扰到了他，许娉歉意地笑笑，继而开口：“沈老师，早上好。我来给您送上午会议的有关文件。”

手上的文件被明确分类，浏览起来简洁明了，显然是整理的人费了不少工夫。他赞许地看了一眼许娉，说：“做得不错。上午你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

“我？”许娉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带上文件，我们现在就出发。”

也不等还杵在原地的许娉，他大步走向前厅。

回过神来的许娉立马跟上，脸上已经笑成了一朵花。

今天要参加的这个会议，关乎近期整个组准备了三个多月的大项目，一切顺利的话，意味着接下来这几个月，沈之衡带的整个组还会继续保持花式旋转忙碌模式，不过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个项目多么被沈之衡重视。作为一个实习生，居然可以跟着沈之衡参加这种会议，说不激动，那是假的。

秉承着要尽快融入故土生活的美好初衷，唐梓踩着高跟鞋挤上公交车。可她算错了一点，周一早高峰的公交车，挤得那叫一个酸爽。

拥挤的车厢像个沙丁鱼罐头，作为其中一只被挤得晃晃悠悠的沙丁鱼，她决心在下一站下车，放自己一条生路。

车子走走停停，好不容易靠站，唐梓简直是用生命挤下了车。



下车后，她就蒙了。

手机地图给出的定位和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显然不是一个地方，举目四望，周边的环境格外萧索，什么标志性建筑也没有。离面试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她还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儿，这很尴尬。

拦了十分钟的出租车未果，唐梓含泪放弃，踩着高跟鞋沿路走去，愣是走出了个视死如归的背影。

一路连跑带走，好不容易走出了城中村，高楼大厦又重新回到视线里，感动得唐梓一个踉跄，直直撞上刚从车上下来的男人。

唐梓身形偏瘦，就是力气大了一点，这一撞撞得男人一个身形不稳，手里的 A4 纸飞散开来。

糟糕了。

看着路边一摊泥水，唐梓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沈之衡定住身子，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表情，悲壮。不过这皱在一起的眉眼看起来有些眼熟，总感觉似曾相识。

不等他搜寻记忆，不远处就传来一声惊呼。

跟在沈之衡身后的许娉正蹲下身捡散落的材料，肇事者唐梓也忙喊着“对不起，对不起”，帮着一起捡。

但还是有那么一两张掉到了水坑里，湿透了。

唐梓把手中干的文件递给男人，然后捞起湿透的纸，心虚地问：“这个……您还要吗？”

“不用了，谢谢。”沈之衡嘴角勾着一点点笑容，不甚在乎地说。

好听的声音从前面传来，唐梓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抬头的一瞬间，她就愣住了。一个名字呼之欲出，可是她张了半天嘴就是没发出一个音。金框眼镜，骨骼分明的手，薄薄的两片嘴唇和眉眼间